

野火春风斗煤城 (上)

——纪念淮南解放七十五周年

管德宏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精英” (第八季)大型征文

1948年底，淮海大战胜利在望，我军即将渡淮亮剑，势不可挡。国民党国防部命令其驻淮部队“撤退”前将淮南煤矿、电厂及所有无法运走的资产统统炸毁。淮南煤矿、电厂危在旦夕！“保矿护厂”，迎接解放，成为淮南三镇（九龙岗、大通、田家庵）各界人士的迫切任务。

然而“保矿护厂”谈何容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从“劫收”时就开始对矿区进行全面管控，在淮南三镇设立安徽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矿区建立国民党特别支部，派桂系军事高参吴绍礼常驻；国民党江北驻军总司令刘汝明派一个团驻防（团长刘汝辉，字铁军）；国民党中统局派特务郭育凯、李楚等来矿区进行特务活动。郭是伪国大代表，自称是“陈立夫派来的”，任矿区产业工会（黄色工会）理事长。李楚是中统局派驻淮南矿区特派员，任矿路公司惠工处专员。惠工处是公司人事管理部门，李竟在其中安插了30多个特务；安徽社会处（特务机构）也派特务李树华来矿区活动。这些特务在整个矿区无所不至。同时，早已建立的淮南矿路警察总所，这时全所已拥有2546人，各类轻重武器850多支，实际上是一支武装警察。坊间传说，总所副所长曹式夷被国民党徐蚌“剿总”指挥部委任为少将军军事高参。淮南煤矿局局长王德滋于1948年11月赴沪“述职”未回，三镇其他上层人士是否“撤离”南下，坊间众说纷纭。对于在关键时刻，能否有效阻止敌人的疯狂破坏，人们忧心忡忡。

所幸，淮南矿区周边我地下党组织，对于确保淮南煤矿完好地回到人民

手中，早已引起重视。他们未雨绸缪，纷纷选派精兵强将，不约而同，陆续来到矿区，投入“保矿护厂”斗争。地下工作者们，各显神通，个个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们是：

方刚 化名方崇文。1946年12月，由中共南京市委工委派遣。经友人帮助，在煤矿局总务处获得“管理工”公开职业。在吸收大通矿的任志峰、田家庵电厂的龙勇、九龙岗矿区的韩景顺三人入党后，于1947年8月经上级批准，在淮南三镇成立了党支部（方任书记）。此后又陆续吸收了王树武、苏学宽（广兴）、董士铤、陈传鼎、赵阿义、李屏垣、朱荣华、杨真（政）、郭春秀、张光亮等人入党，党员共达14人，分别在大通、九龙岗、田家庵（电厂）成立党小组。党支部引领党员们采取多种形式，广交朋友，宣传群众，揭露特务组织和黄色工会罪恶行径，传播我军胜利消息，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各种群众斗争，捍卫工人权利。1949年初，解放军大军逼近淮南矿区，为阻止敌人破坏，党支部及时在工人群众中呼吁“组织起来，护矿保家”，并提出“反拆迁、反破坏”、“武装起来，保护大饭锅”等口号，广大工人纷纷响应。此时，煤矿局副局长胡师童等，决定成立职工武装护矿（厂）队。党支部要求党员和工人群众积极配合，踊跃参加。党员们都成了护矿（厂）队骨干。全矿区成立8个护矿（厂）队，共有队员1300余人，配有步枪150支、轻机枪1挺、手榴弹2箱。护矿（厂）队白天站岗放哨，夜间进行巡逻。对于反动派可能进行破坏活动，严阵以待。

张鸣剑 津浦路西中心县委工委书记。1947年8月，奉命从凤阳来到怀远县龙头坝，任务是：为“保矿护厂”，“认真做好争取淮南煤矿上层人士工作”。这时，淮南三镇上层人士主

要有淮南铁路局副局长兼矿路警察总所所长胡卫中，矿路警察总所副所长曹式夷，淮南煤矿局副局长胡师童，大通矿矿长张光正，淮南商会会长张莹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参议倪荣仙（张莹清外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参议长程华亭等。面对煤矿局（上海）总公司部署“疏散技术人员及中上层职员”的要求和不少中上层职员“以疏散为名”，陆续逃往江南，上述三镇上层人士均未跟进。但是，由于对中共有关政策缺乏认识和了解，而有些人士又与中共及人民群众有某些历史恩怨，敌人也在抓紧做他们工作。因此，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坚守，并在“保矿护厂”方面发挥作用，尚难预料。张鸣剑抵达龙头坝之后，便请同宗兄弟张孝宗、张孝凯协助，尽快与矿区上层人士接触。张孝宗时任龙头坝乡伪乡公所干事，地下党员；张孝凯时任龙头坝乡伪乡长，即将调任九龙岗乡伪乡长（当时淮南三镇与龙头坝均属怀远县），已被我地下党争取过来。得知张孝凯能够获得九龙岗乡伪乡长这一“肥缺”，是由倪荣仙举荐，而张孝凯又与倪荣仙关系非同一般，张鸣剑便让张孝凯与倪荣仙联系，“以请教他对时局看法为由，探测他的政治态度”。张孝凯“探测”后报告说，倪“埋怨国民党腐败无能，认为共产党了不起”，对于“保矿护厂”表示愿意尽力，并让张孝凯“请共产党代表到他家密商”。张鸣剑遂派张孝宗由武艺超群的解放军战士李道明任警卫随同前往，在倪府密谈，要求倪“为保矿护厂”多做工作，倪当即应允。但不久“又传来情报，说倪荣仙等怀疑张孝宗不是有威望的我方代表”。张鸣剑决定亲自出马，于1948年春的一天，“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打扮成阔少一般，化名长山”，由张孝凯引领到九龙岗，在煤矿局招

待所与倪荣仙、胡卫中会晤。“双方相谈甚欢”。但到1948年冬，倪、胡等又突然告急，说国民党国防部下令，要炸掉煤矿、电厂，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担心负不起责任”。张鸣剑随即捎去一信，“声明共产党说话算数，将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若保不住煤矿，日后大家都不好交待”。倪、胡回信，“一方面表示，就是拼了命，也要保住煤矿，但另一方面又要求给予文字根据。”为此，张鸣剑又与上级领导商量决定，以凤阳县人民政府名义，给倪、胡等送交“保证书”，使倪、胡等“稳定了情绪”。

王钊 豫皖苏军区六分区情报总站站长。总站设在凤台县。我凤台县县长丁文山将其亲戚小朱（其名不详）推荐给王钊做情报员。得知小朱与倪荣仙也有亲戚关系。1948年7月，王钊便派小朱到矿区做倪荣仙的工作。丁文山是淮上有名的英雄人物。得知小朱是丁的亲戚，倪对小朱颇为热情。经小朱做工作，倪同意与我党联系。此后，不断向我方提供矿区情报。当年秋，王钊化名王志成，随小朱到大通与倪见面，要求倪为“保矿护厂”，联络其他上层人士，共同努力。倪表示自己虽然在军队、地方都没有职务，但对各方面人士都还熟悉，自己“也愿意尽量做些事”。自此，倪家既是我方在矿区的一个人情据点，也成了我方与其他上层人士沟通的重要渠道。1948年12月下旬，大通矿矿长张光正派工程师路景才到我凤台县委驻地联系，要求我方派人到矿区和他们商量怎样合作保护煤矿。王钊受刘克光、郑淮舟派遣，再赴大通，由倪荣仙引领，在大通矿招待所与张光正等密谈，并会见了胡师童。胡师童、张光正等再三表示，尽力配合解放，保护好煤矿，千方百计与“破坏司令”刘铁军周旋，使其破坏计划流产。

追寻传统连厢舞

祁家录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四季)征文

老人相聚，常常叙谈起童年生活，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时候学跳连厢舞，每逢课外活动，老师按时辅导小学生集体学跳，人人手持连厢拍拍打，既生活动泼，又给人一种整齐划一的凝聚感。而后来，这种传统舞蹈渐渐被其他形式的活动所替代，就这样在校园中消失，我的学跳连厢舞只能半途而废。

是否可以找回当年的连厢舞？我便开始留心追寻。

我查阅了沿淮的几本县、区志书，均未见到有关连厢舞的记载。后在2009年出版的寿县历史丛书《民俗风情》一书中，终于发现了连厢舞的记述，书中确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舞蹈受到本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参与，同时，还附录了“连厢歌”。

一根呀连厢呀是呀新的年哪，
男女老少笑盈盈哪，
农友们呀迎接一九五四年哪，
哎哟哟么农友们呀，
迎来一九五四年哪。

不过，书中对这种传统舞蹈的传承，并没有提起，我的追寻仍然没有圆满的句号。

一次与老同学交谈，他告诉我，老家祁集镇陈湖村谢郢歌的老艺人谢铭武，现在还会打连厢，这给了我一个惊喜。陈湖村几年前已整体拆迁，谢铭武家已搬迁到祁集商贸城，以兽医经营维持生活，原来听说他平日爱打锣鼓玩花鼓灯。说他还会打连厢，还是我的新发现。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踏着露水走进商贸城，上门寻访这位艺人，老远就看到一对老夫妻，正在门前场地上跳着连厢舞。动作灵活整齐，舞姿依然神气，还真像年轻人一样，我走上前为他们鼓掌点赞。

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正点到老艺人的兴头上。谢铭武介绍，连厢舞过去人称为打连响，因为在舞蹈过程中，必须响声接连不断，所以叫连响。这种民间传统舞蹈在清朝末年，就在沿淮地区流行。民国初年，他爷爷已是乡间艺人的班头，带领小青年们打连厢，玩花鼓灯，逢年过节表演各种灯舞。遇到灾荒年，爷爷就带着班子

下南乡，在街头表演连厢舞，让观众自愿捐款相助。连厢舞同样受到南方人的喜爱，爷爷还在那里收下了徒弟，老谢从小就跟着爷爷和父亲学艺，已是第三代传人。

老人手中的连厢，是自己用细竹制作的，长约1米左右，竹竿两头各有3个挖开的长方形通孔，孔内用铁丝穿上几枚铜片，竿头系一点彩色丝线。谢铭武拿起连厢说，过去的老连厢都是用方孔铜线，现在铜线稀罕了，就用圆形铜片凿孔替代，仍然可发出原来那样悦耳的声响，但要是用铁片，就没有这样的音响效果。

表演连厢舞人数可多可少，一两人，三五人也可，表演形式用连厢拍打身体的不同部位，有节奏地发出响声，节奏有慢有快，从“一拍”到“十四拍”，比如“十四拍”，就要一口气快速拍打前胸后背、脚手、肩头等14个身体部位。老谢已经年过7旬，现在只能玩到“十二拍”了。

一般平日表演的连厢舞，多是“六拍”以下的慢节奏，可以边舞边歌，更富有表情，还可融入小火车、旱船灯表演，更显得轻松欢快。伴随连厢舞可唱淮上民歌和一些民间小调，都能让观众听得入迷。说到这里，他拿起连厢舞唱起民间传统的《下河调·小船》：

新排的小船啊，
在呀江心呀，
船头上又坐二佳人，
哎哟哎哟哟，
起名叫小青喽。

……

歌词内容是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白娘子水淹金山寺，听了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待他坐下休息，我问他现在有没有收徒，老人有些为难了。他说现在农村年轻人多是外出打工，留下的也是为挣钱奔忙，哪有空来学这个。现在他只带一个徒弟，是家门的一位侄女，已经50多岁，她虽然学会了，但是很少公开表演，只作为一种休闲活动。

告别了老艺人，我心中又感到有些沉重，连厢舞能否传承和发展下去，仍然是个问号，我想，这种传统舞蹈，是淮河两岸的文化遗产，也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既可作为大众的健身活动内容，又可利用开发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亮点，可千万不能丢失。

到这里我的追寻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我还等待未来能画上一个精彩的感叹号。

牢笼天地 博极古今

——刘知几评《淮南子》

高旭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九季)征文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辈皆能“诗礼传家”。他一生竭心聚力于史学研究，所著《史通》一书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史上罕有的一部史学通论性的著述。史学家吕思勉评价此书既能“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在传统史学著作中是“当首推”的杰作。正是在《史通·自叙》里，刘知几回顾、反思与阐明自己一生治史阅历和著述情怀时，曾对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淮南子》一书给予极为特殊的重视，并高度称扬后者的学术思想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刘知几《史通》的著述旨趣也受到《淮南子》的一定影响，让后者有所取鉴。

刘知几在《自叙》中评论道：“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古，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百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刘知几所言“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一语，在现代“淮南子学史”上广为人们熟知，时常为学者们所引用。但却少有人知其所著《史通》实则也是秉持此种著述理念，意图“以史为主，而余波及之，上穷王道，下接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刘知几将《史通》定位在“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这与其高度肯定《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本质上亦是异曲同工，都是力求在学术思想上能“兼于百家”，成为承前启后的“集大成”的综合总结之作。

刘知几在《自叙》中论说《淮南子》之后，随即又着眼先秦以来学术发展的源流变化，对两汉魏晋时期的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勰《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等书进行评价。从具体内容来看，刘知几一方面明言对《淮南子》持有特殊的重视之意，首评《淮南子》而后论其他

从“投鞭断流”到“展齿之折”

黄丹丹

自己人数众多，不怕长江天险，只要每人投下一根马鞭子，就足以阻断江流。

9月，苻坚率领“戎卒六十万，骑二十七万”的部队，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了。但这支大军，实际能投入战斗的，只有苻融指挥，其时已抵达颍口（颍水入淮水之外，在今安徽颍上东南）的30万前锋部队。东晋王朝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等率领8万人迎战。双方主力对峙于寿阳（今寿县）东淝水两岸。

10月，前秦攻克寿阳，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的淝水边，计划等后续大军到齐，再向晋军发动进攻。拥有87万大军的苻坚轻敌，他派人劝降说，若前秦百万大军全部抵达，东晋将灰飞烟灭。谢石当即取消了原定的防御计划，决定对秦军的前锋发起进攻。11月，谢玄派使者到秦营，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显然是为了持久作战，而不是速战速决。如果贵军稍向后退，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岂不更好？秦军内部讨论时，众将领都认为，坚守淝水，晋军不能过河。待后续大军抵达，即可彻底击溃晋军。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但是，苻坚求胜心切，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

说：“我军只要稍稍后退，等晋军一半过河，一半还在渡河时，用精锐的骑兵冲杀上去，我军肯定能大获全胜！”于是，秦军决定后退。苻坚不曾想，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指挥不统一，一接到后退的命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慌忙向后溃逃。东晋精兵急进，斩杀了前秦将领，追杀溃逃的兵士。秦军在溃退途中，丢弃了武器和盔甲，一片混乱，自相践踏而死的就不计其数。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晋军又追来了，于是不顾白天黑夜，拼命地奔逃。晋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前秦大将，缴获了大量辎重。晋军水陆俱进，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而苻坚、苻融却信心全失，他们登上寿阳城，四下望去，见晋军沿淝水东岸列阵，士气高昂，军容严整，旌旗直达寿阳城北的八公山。北望八公山上，布满了兵士，苻坚对苻融说：“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原来，心生惧意的苻坚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军士卒。

骄兵必败，苻坚不听劝告，终于在淝水之战中，被晋军以少胜多，彻底打垮。这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发生在今日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城境内。如今，登上寿县古城的东门城楼，当年淝水之战的古战

场——东淝河经历两千多年的光阴，瘦成了一道浅浅的河湾，仍缓缓地绕城而流，北望八公山上松林苍翠。这场战争留下了，“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草木”、“草木皆兵”等流传至今的成语典故。除此之外，还有“围棋赌墅”与“展齿之折”。

《晋书·谢安传》载“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棋，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淝水之战中，没有亲临前线的谢安，委派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儿子谢琰为统兵大将。激战之际，他把亲友邀至山间别墅游玩，还以别墅为赌注，拉着即将出征的谢玄下棋。谢玄的棋艺本在谢安之上，但因忧心忡忡，反而输了。谢安一高兴，将别墅赠予外甥羊昙。成语“围棋赌墅”形容面临巨大压力时，依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当淝水之战东晋大胜的捷报传来时，谢安正陪客下围棋。他看完后，随手放在坐榻上，面面无表情，继续下棋，宾客问：“战况如何？”谢安抑制着内心的狂喜，缓缓答道：“赢了。”弈罢，谢安起身往里屋走，一脚磕在门槛上，把木屐的展齿都撞断了。后来，“展齿之折”被用来形容分外喜悦之情。



五彩一道河

徐斌摄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第七季)大型征文

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国势渐衰，当年内迁的西北和北方各游牧民族乘机独立，纷纷脱离了晋朝统治，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先后有匈奴、羯、鲜卑、羌、氐等民族成立过十六个国家，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这些国家中，要数氏族的前秦国力最强，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心存统治全中国的野心，强征各族民众，组成百万大军。

公元383年7月，苻坚正式下令进攻东晋。他要求百姓每十人中抽一个人入伍，富家子弟年满20岁的，都被授予羽林郎的官号。当时，众朝臣，包括苻坚的弟弟苻融，都不主张出兵。只有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萇极力怂恿。苻融劝苻坚说，慕容垂和姚萇心存私念，不可信。而那些被授“羽林郎”的良家子弟，并不会作战。苻坚拒不纳谏。朝臣石越接着劝道，晋朝虽退守江南，但它有长江天险可守，我们未必能胜。苻坚听罢，傲慢地笑道：“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狂妄地夸口，